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三　志

尊者世親造

三藏法師玄奘奉　詔譯

分別業品第四之一

如前所說有情世間及器世間各多差別如是差別由誰而生頌曰

世別由業生　思及思所作　思即是意業

所作謂身語

論曰非由一主先覺而生但由有情業差別起若尒何故俱從業生欝金栴檀等甚可愛樂而內身形等與彼相違以諸有情業類如是若造雜業感內身形於九瘡門常流不淨為對治彼感外具生色香味觸甚可愛樂諸天衆等造純淨業故彼所招二事俱妙此所由業其體是何謂心所思及思所作故契經說有二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思已業者謂思所作如是二業分別為三謂即有情身語意業如何建立此三業耶為約所依為據自性為就等起若尒何違若約所依應唯一業以一切業並依身故若據自性應唯語是業以三種中唯

語即業故若就等起應唯一業

所依應唯一業以一切業並依身故

若據自性應唯語是業以三種中唯
語即業故若就等起亦應唯一業以
一切業皆意等起故毗婆沙師說立
三業如其次第由上三因然心所思
即是意業思所作業分為身語二業
是思所等起故身語二業自性云何
頌曰
此身語二業　俱表無表性
論曰應知如是所說諸業中身語二
業俱表無表性且身語表其相云何
頌曰
身表許別形　非行動為體　以諸有為法
有剎那盡故　應無無因故　生因應能滅
形亦非實有　應二根取故　無別極微故
語表許言聲
論曰由思力故別起如是如是身形
名身表業有餘部說動名身表以身
動時由業動故為破此故說非行動
以一切有為皆有剎那故剎那何謂
得體無間滅有此剎那法名有剎那
如有杖人名為有杖諸有為法纔得
自體從此無間必滅歸無若此處生
即此處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故不

可言動名身表若有為法皆有剎那

即此處滅無容從此轉至餘方故不

可言動名身表若有為法皆有剎那
不至餘方義可成立諸有為法皆有
剎那其理極成後必盡故謂有為法
滅不待因所以者何待因謂果滅無
非果故不待因滅既不待因纔生已
即滅若初不滅後亦應然以後與初
有性等故既後有盡知前有滅若後
有異方可滅者不應即此而名有異
即此相異理必不然豈不世間現見
薪等由與火合故致滅無定無餘量
過現量者故非法滅皆不待因如何
知薪等由火合故滅以薪等火合後
便不見故應共審思如是薪等為由
火合滅故不見為前薪等生已自滅
後不更生無故不見如風手合燈焰
鈴聲故此義成應由比量何謂比量
謂如前說滅無非果故不待因又若
待因薪等方滅應一切滅無不待因
如生待因無無因者然世現見覺焰
音聲不待餘因剎那自滅故薪等滅
亦不待因有執覺聲前因後滅彼亦
非理二不俱故疑智苦樂及貪瞋等
自相相違理無俱義若復有位明了

覺聲無間便生不明了者如何同類

自相相違理無俱義若復有位明了

覺聲無間便生不明了者如何同類
不明了法能滅明了同類法耶寧復
覺聲復由誰滅有執燈焰滅以住無
為因有執焰滅時由法非法力彼俱
非理無非因故非法非法為生滅因
以剎那剎那順違相反故或於一切
有為法中皆可計度有此因義既尒
本諍便應止息許不待餘因皆有剎
那故又若薪等滅火合為因於熟變
生中有下中上應生因體即成滅因
所以者何謂由火合能令薪等有熟
變生中上熟生下中熟滅或即或似
生下中因即能為因滅下中熟則生
因體應即滅因或滅生因應相無別
不應由即此或似此彼有彼復由即
此或似此非有設於火焰差別生中
容計能生能滅因異於灰雪酢日水
地合能令薪等熟變生中如何計度
生滅因異若尒現見煎水滅盡火合
於中為何所作由事火合火界力增
由火界增能令水聚於後後位生漸
漸微乃至最微後便不續是名火合
於中所作故無有因令諸法滅法自

然滅是壞性故自然滅故纔生即滅

於中所作故無有因令諸法滅法自

然滅是壞性故自然滅故纔生即滅
由纔生即滅剎那滅義成有剎那故
定無行動然於無間異方生中如燒
草焰行起行增上慢既由斯理行動
定無身表是形理得成立然經部說
形非實有謂顯色聚一面多生即於
其中假立長色待此長色於餘色聚
一面少中假立短色於四方面並多
生中假立方色於一切處遍滿生中
假立圓色所餘形色隨應當知如見
火焰於一方面無間速還便謂為長
見彼周旋謂為圓色故形無實別類
色體若謂實有別類形色則應一色
二根所取謂於色聚長等差別眼見
身觸俱能了知由此應成二根取過
理無色處二根所取然如依觸取長
等相如是依顯能取於形豈不觸形
俱行一聚故因取觸能憶念形非於
觸中親取形色如見火色便憶火熱
及嗅花香能念花色此中二法定不
相離故因取一可得念餘無觸與形
定不相離如何取觸能定憶形若觸
與形非定同聚然由取觸能憶念形
顯色亦應因觸定憶或應形色如顯

與形非定同聚然由取觸能憶念形
顯色亦應因觸定憶或應形色如顯
無定則取觸位應不了形而實不然
故不應說因取於觸能憶念形或錦
等中見多形故便應一處有多實形
理不應然如衆顯色是故形色非實
有體又諸所有有對實色必應有實
別類極微然無極微名為長等故即
多物如是安布差別相中假立長等
若謂即以形色極微如是安布名為
長等此唯朋黨非極成故謂若形色
有別極微自相極成可得聚集如是
安布以為長等非諸形色有別極微
自相極成猶如顯色云何得有聚集
安布豈不現見諸上器等有顯相同
而形相異為不已辯即於多物安布
差別假立長等如衆蟻等有相不殊
然有行輪安布形別形依顯等理亦
應然豈不闇中或於遠處觀杌等物
了形非顯寧即顯等安布為形以闇
遠中觀顯不了是故但起長等分別
如於遠闇觀衆樹人但了行軍不知
別相理必應尓以或有時不了顯形
唯知總聚既已遮遣行動及形汝等

經部宗立何為身表立形為身表但

唯知揔聚既已遮遣行動及形汝等

經部宗立何為身表立形為身表但
假而非實既執但用假為身表復立
何法為身業耶若業依身立為身業
謂能種種運動身思依身門行故名
身業語業意業隨其所應立差別名
當知亦尒若尒何故契經中說有二
種業一者思業二思已業此二何異
謂前加行起思惟思我當應為如是
如是所應作事名為思業即思惟已
起作事思隨前所思作所作事動身
發語名思已業若尒表業則為定無
表業既無欲無表業亦應非有便成
大過如是大過有理能遮謂從如前
所說二表殊勝思故起思差別名為
無表此有何過此應名為隨心轉業
如定無表心俱轉故無如是過審決
勝思動發勝思所引生故設許有表
亦待如前所說思力以性鈍故毗婆
沙師說形是實故身表業形色為體
語表業體謂即言聲無表業相如前
已說經部亦說此非實有由先誓限
唯不作故彼亦依過去大種施設然
過去大種體非有故又諸無表無色

相故毗婆沙說此亦實有云何知然

過去大種體非有故又諸無表無色
相故毗婆沙說此亦實有云何知然

頌曰
說三無漏色 增非作等故
論曰以契經說色有三種此三為處
攝一切色一者有色有見有對二者
有色無見有對三者有色無見無對
又契經中說有無漏色如契經說無
漏法云何謂於過去未來現在諸所
有色不起愛恚乃至識亦然是名無
漏法除無表色何法名為無見無對
及無漏色又契經說有福增長如契
經言諸有淨信若善男子或善女人
成就有依七福業事若行若住若寐
若覺恒時相續福業漸增福業續起
無依亦尒除無表業若起餘心或無
心時依何法說福業增長又非自作
但遣他為若無無表業不應成業道
以遣他表非彼業道攝此業未能正
作所作故使作所作已此性無異故
又契經說苾芻當知法謂外處是十
一處所不攝法無見無對不言無色
若不觀於法處所攝無表色者此言
闕減便成無用又若無無表應無八
道支以在定時語等無故若尒何故

闕減使成無用又若無無表應無八
道支以在定時語等無故若尒何故
契經中言彼如是知彼如是見脩習
正見正思惟正精進正念正定皆至
圓滿正語業命先時已得清淨鮮白
此依先時已得世間離染道說無相
違過又若撥無無表色者則亦應無
有別解脫律儀非受戒後有戒相續
離殺等戒名為隄塘戒能長時相續
堰過犯戒過故非無有體可名隄塘
由此等證知實有無表色經部師說
此證雖多種種希奇然不應理所以
然者所引證中且初經言有三色者
瑜伽師說脩靜慮時定力所生定境
界色非眼根境故名無見不障處所
故名無對若謂既尒如何名色釋如
是難與無表同又經所言無漏色者
瑜伽師說即由定力所生色中依無
漏定者即說為無漏有餘師言無學
身色及諸外色皆是無漏非漏依故
得無漏名何故經言有漏法者諸所
有眼乃至廣說此非漏對治故得有
漏名是則此應言有漏亦無漏若尒

何過有相雜失若依此理說為有漏

有時乃至廣說此非漏對治故得有
漏名是則此應言有漏亦無漏若令

何過有相雜失若依此理說為有漏
曾不依此說為無漏無漏亦然有何
相雜若色處等一向有漏此經何緣
差別而說如說有漏有取諸色蘊
覆事聲等亦尒又經所說福增長言
先軌範師作如是釋由法尒力福業
增長如如施主所施財物如是如是
受者受用由諸受者受用施物功德
攝益有差別故於後施主心雖異緣
而前緣施思所熏習微細相續漸漸
轉變差別而生由此當来能感多果
故容意說恒時相續福業漸增福業
續起若謂如何由餘相續德益差別
令餘相續心雖異緣而有轉變釋此
疑難與無表同彼復如何由餘相續
德益差別令餘相續別有真實無表
法生若於無依諸福業事如何相續
福業增長亦由數習緣彼思故乃至
夢中亦恒隨轉無表論者於無依福
既無表業寧有無表有說有依諸福
業事亦由數習緣彼境思故說恒時
相續增長若令經說諸有苾芻具淨

尸羅成調善法受他所施諸飲食已
入無量心定身證具足住由此因緣

种細增長若食經說諸衣藥具淨

尸羅成調善法受他所施諸飲食已

入無量心定身證具足住由此因緣

應知施主無量福善滋潤相續無量

安樂流注其身施主尒時福恒增長

豈定常有緣彼勝思是故所言思所

熏習微細相續漸漸轉變差別而生

定為應理又非自作但遣他為業道

如何得成滿者應如是說由本加行

使者依教所作成時法尒能令教者

微細相續轉變差別而生由此當來

能感多果諸有自作事究竟時當知

亦由如是道理應知即此微細相續

轉變差別名為業道此即於果假立

因名是身語業所引果故如執別有

無表論宗無表亦名身語業道然大

德說於取蘊中由三時起思為殺罪

所觸謂我當殺正殺殺已非但由此

業道究竟勿自母等實未被害由謂

已害成無間業然於自造不誤殺事

起如是思殺罪便觸若依此說非不

應理何於無表偏懷憎嫉定撥為無

而許所熏微細相續轉變差別然此

與彼俱難了知今於此中無所憎嫉

然許業道是心種類由身加行事究

竟時雜於心身於能教者身中別有

然許業道是心種類由身加行事究

竟時雜於心身於能教者身中別有
無表法生如是所宗不令生喜若由
此引彼加行生事究竟時即此由彼
相續轉變差別而生如是所宗可令
生喜但由心等相續轉變差別能生
未來果故又先已說先說者何謂表
業既無寧有無表等又說法處不言
無色由有如前所說定境無見無對
法處攝色又言道支應無八者且彼
應說正在道時如何得有正語業命
為於此位有發正言起正作業求衣
等不不尒云何由彼獲得如是種類
無漏無表故出觀後由前勢力能起
三正不起三邪以於因中立果名故
於無表立語業命名若尒云何不受
此義雖無無表而在道時獲得如斯
意樂依止故出觀後由前勢力能起
三正不起三邪以於因中立果名故
可具安立八聖道支有餘師言唯說
不作邪語等事以為道支謂在定時
由聖道力便能獲得決定不作此定
不作依無漏道而得安立故名無漏

非一切處要依真實別有法體方立
名數如八世法謂得不得及與毀譽

非一切處要依真實別有法體方立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三 第十三丈 守

名數如八世法謂得不得及與毀譽
稱譏苦樂非此不得衣食等事別有
實體此亦應然別解脫律儀亦應准
此謂由思願力先立要期能定遮防
身語惡業由斯故建立別解脫律儀
若起異緣心應無律儀者此難非理
由熏習力欲起過時憶便止故戒為
隄塘義亦應准此謂先立誓限定不
作惡後數憶念慚愧現前能自制持
令不犯戒故隄塘義由心受持若由
無表能遮犯戒應無失念而破戒者
且止此等衆多諍論毗婆沙師說有
實物名無表色是我所宗前說無表
大種所造性為表大種造為有異耶
頌曰

此能造大種　異於表所依

論曰無表與表異大種生所以者何
從一和合有細麁果不應理故如表
與大必同時生無表亦然為有差別
一切所造色多與大種俱時而生然
現在未來亦有少分依過去者少分
者何頌曰

欲後念無表　依過大種生

阿毗達磨俱舍論卷第十三 第十四丈 守

論曰唯欲界繫初剎那後所有無表

欲後念無表　依過大種生

論曰唯欲界繫初剎那後所有無表從過大生此為所依無表得起現身大種但能為依為轉隨轉因隨其次第如輪行於地手地為依何地身語業何地大所造頌曰

有漏自地依　無漏隨生處

論曰欲界所繫身語二業唯欲界繫大種所造如是乃至第四靜慮身語二業唯是彼地大種所造若身語業是無漏者隨生此地應起現前即是此地大種所造以無漏法不墮界故必無大種是無漏故由所依力無漏生故此表無表其類是何復是何類大種所造頌曰

無表無執受　亦等流情數　散依等流性
有受異大生　定生依長養　無受無異大
表唯等流性　屬身有執受

論曰今此頌中先辯無表是無執受無變礙故亦等流性亦言顯此有是剎那謂初無漏餘皆等流性謂同類因生此唯有情依內起故於中欲界所有無表等流有受別異大生異大生言顯身語七一是別大種所造

定生無表差別有二謂諸靜慮無漏

生言顯身語七一是別大種所造
定生無表差別有二謂諸靜慮無漏
律儀此二俱依定所長養無受無異
大種所生無異大言顯此無表七支

同一具四大種所生所以者何所依
大種如心唯一無差別故應知有表
唯是等流此若屬身是有執受餘義
皆與散無表同表業生時為要破壞
本身形量為不尒耶若尒何失若破
壞者異熟色斷應可更續是則違越
毗婆沙宗若不破壞如何得有一身
造有表業不破本身若尒隨依何身
處所二形量成有別新生等流大種
分處起有表業應大於本新生大種
遍增益故若不遍增益如何遍生表
身有孔隙故得相容已辯業門二三
五別此性界地差別六何頌曰
無表記餘三　不善唯在欲　無表遍欲色
表唯有伺二　欲無有覆表　以無等起故
論曰無表唯通善不善性無有無記
所以者何以無記心勢力微劣不能
引發強業令生可因滅時果仍續起
所言餘者謂表及思三謂皆通善惡
無記於中不善在欲非餘已斷不善

根無慚無愧故善及無記諸地皆有

無記於中不善在欲非餘已斷不善
根無慚無愧故善及無記諸地皆有

以於頌中不別遮故欲色二界皆有
無表以無色中無大種故隨於何處
有身語轉唯是處有身語律儀若尒
身生欲色二界入無色定應有律儀
如起無漏心有無漏無表不尒以彼
不隨界故於無色界若有無表應有
無表非大種生不可說言有漏無表
以別界地大種為依又背諸色入無
色定故彼定中不能生色由彼定有
伏色想故毗婆沙師作如是說為治
惡戒故起尸羅唯欲界中有諸惡戒
無色於欲具四種遠一所依遠二行
相遠三所緣遠四對治遠故無色中
無無表色表色唯在二有伺地謂通
欲界初靜慮中非上地中可言有表
有覆無記表欲界定無唯於梵世中
可得說有曾聞大梵有諂誑言謂自
衆中為避馬勝所徵問故矯自歎等
上地既無言何得有聲處有外大種
為因發聲有餘師言上三靜慮亦有
無覆無記表業無善無染所以者何
非上地生能起下地善及染心發身

語表劣故斷故前說為善復以何因

非上地生能起下地善及染心發身
語表劣故斷故前說為善復以何因

二定以上都無表業於欲界中無有
有覆無記表業以無發業等起心故
有尋伺心能發表業二定以上都無
此心又發表心唯修所斷見所斷惑
內門轉故以欲界中決定無有有覆
無記修所斷惑是故表業上三地都
無欲界中無有覆無記表為但由等
起令諸法成善不善性等不尒云何
由四種因成善性等一由勝義二由
自性三由相應四由等起何法何性
由何因成頌曰
勝義善解脫　自性慙愧根　相應彼相應
等起色業等　翻此名不善　勝無記二常
論曰勝義善者謂真解脫以涅槃中
最極安隱衆苦永寂猶如無病自性
善者謂慙愧根以有為中唯慙與愧
及無貪等三種善根不待相應及餘
等起體性是善猶如良藥相應善者
謂彼相應以心心所要與慙愧善根
相應方成善性若不與彼慙等相應
善性不成如雜藥水等起善者謂身
語業不相應行以是自性及相應善

所等起故如良藥汁所引生乳若異

語業不相應行以是自性及相應善

所等起故如良藥汁所引生乳若異
類心所起得等云何成善此義應思
如說善性四種差別不善四種與此
相違云何相違勝義不善謂生死法
由生死中諸法皆以苦為自性極不
安隱猶如痼疾自性不善謂無慚愧
三不善根由有漏中唯無慚愧及貪
瞋等三不善根不待相應及餘等起
體是不善猶如毒藥相應不善謂彼
相應由心心所法要與無慚愧不善
根相應方成不善性異則不然如雜
毒水等起不善謂身語業不相應行
以是自性相應不善所等起故如毒
藥汁所引生乳若尒便無一有漏法
是無記或善皆生死攝故若據勝義
誠如所言然於此中約異熟說諸有
漏法若不能記異熟果者立無記名
於中若能記愛異熟說名為善故無
有過勝義無記謂二無為以太虛空
及非擇滅唯無記性更無異門於此
應思若等起力令身語業成善不善
則諸大種例亦應然以作者心本欲
起業非四大種故不成例若尒定心

隨轉無表非正在定作意引生亦非

起業非四大種故不成例若尒定心
隨轉無表非正在定作意引生亦非

散心加行引發不同類故如何成善
或天眼耳應成善性於如是義應設
劬勞如上所言見所斷惑內門轉故
不能發表若尒何緣契經中說由邪
見故起邪思惟邪語邪業及邪命等
此不相違何以故頌曰
等起有二種　因及彼剎那　如次第應知
名轉名隨轉　見斷識唯轉　唯隨轉五識
修斷意通二　無漏異熟非　於轉善等性
隨轉各容三　牟尼善必同　無記隨惑善
論曰表無表業等起有二謂因等起
剎那等起在先為因故彼剎那有故
如次初名轉第二名隨轉謂因等起
將作業時能引發故說名為轉剎那
等起正作業時不相離故名為隨轉
隨轉於業有何功能雖有先因為能
引發若無隨轉者如死業應無若尒
無心如何發戒諸有心者業起分明
故隨轉心於業有用見所斷識於發
表中唯能為轉於能起表尋伺生中
為資糧故不為隨轉於外門心正起
業時此無有故又見所斷若發表色

此色則應是見所斷若許見斷斯有

業時此無有故又見所斷若發表色
此色則應是見所斷若許見斷斯有
何失是則違越阿毗達磨又明無明
不相違故有漏業色非見所斷如是
道理應更成立若尒大種亦應見斷

俱見斷心力所起故無如是過失如
非善不善或復許尒理亦無違不應
許然以諸大種定非見斷及非所斷
以一切種不染汙法與明無明不相
違故彼經但據前因等起而作是說
故不相違若五識身唯作隨轉無分
別故外門起故修斷意識通為二種
有分別故外門起故一切無漏異熟
生心非轉隨轉唯在定故不由加行
任運轉故如是即成四句差別有轉
非隨轉謂見所斷心有隨轉非轉謂
眼等五識有轉亦隨轉謂修所斷三
性意識有非轉非隨轉謂諸無漏異熟
生心轉隨轉心定同性不此不決定
其事云何謂前轉心若是善性後隨
轉識通善等三不善無記隨轉亦尒
唯牟尼尊轉隨轉識多分同性少有
不同謂轉若善心隨轉亦善轉心若
無記隨轉亦然而或有時善隨無記

轉曾無無記為善隨轉時以佛世尊

無記隨轉亦然而或有時善隨無記
轉曾無無記為善隨轉時以佛世尊
於說法等心或增長無萎歇故有餘
部說諸佛世尊常在定故心唯是善
無無記心故契經說

那伽行在定　那伽住在定　那伽坐在定
那伽臥在定

毗婆沙師作如是釋此顯佛意若不
樂散心則於四威儀能常在定然於
餘位非無威儀及異熟生通果心起
諸有表業成善等性為如轉心為如
隨轉設尒何失若如轉者則欲界中
應有有覆無記表業身見邊見能為
轉故或應簡別非一切種見所斷心
皆能為轉若如隨轉悉無記心俱得
別解脫表應非善性於此徵難應設
劬勞應言如轉心表成善等性然非
如彼見斷轉心修斷轉心為間隔故
善表不由隨轉心力成善等者則不
應言彼經但據前因等起非據刹那
故欲界中定無有覆無記表業但應
說言彼經唯據餘心所間因等起說
故見斷心雖能為轉而於欲界定無
有覆無記表業

說一切有部俱舍論卷第十三